

# 旧文：走投无路、尊卑有序

---

原创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2018-11-23原文

继续连载《道德、婚姻、性交易与中国革命》系列

## （七）走投无路

金字塔型社会，最底层的男子是雇工和奴隶，最底层的女子自然就是性工作者和女奴，男人出卖体力，女人出卖肉体。

-

性工作者的地位比妾还要低得多。

农耕社会，女子几乎没有就业途径。她们一旦守寡，就要面临失去经济来源的严重危机。社会中上层的女子，可以依靠放租、收息生活。社会底层的女子就没有这样的选择了——除了改嫁、乞讨、卖淫和出家为尼（修女），她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旧约》中的路得记，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路得的公公、丈夫和丈夫的哥哥都相继去世，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决定从摩押回到犹大，拿俄米让两个儿媳各自回家，儿媳俄珥巴回家了，路得则舍不得离开，并请求母亲不要催促，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

的神”。拿俄米便带着路得回到伯利恒，并改名为玛拉，是苦的意思。那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路得去田间拾取麦穗，正好遇见波阿斯回来，在问过路得的事情后，对路得说请她常与自己的使女在一起，可以跟着仆人收割。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请路得吃饼，并让仆人不可呵斥她。路得将事情也告诉了婆婆，婆婆让她常与使女一起，不要被看见去别人田地。

路得的婆婆让路得晚上躺在波阿斯的床边，路得照做了，波阿斯发现后便说自己会为他尽亲属的本分。天亮后，又给路得六簸箕大麦，路得回家后，婆婆让她只管等待。

波阿斯从城的长老选了十个人，那个与路得家关系更亲密的人愿意赎地，却不愿意娶路得，便放弃了，于是波阿斯便说自己愿意娶路得。之后路得生了一个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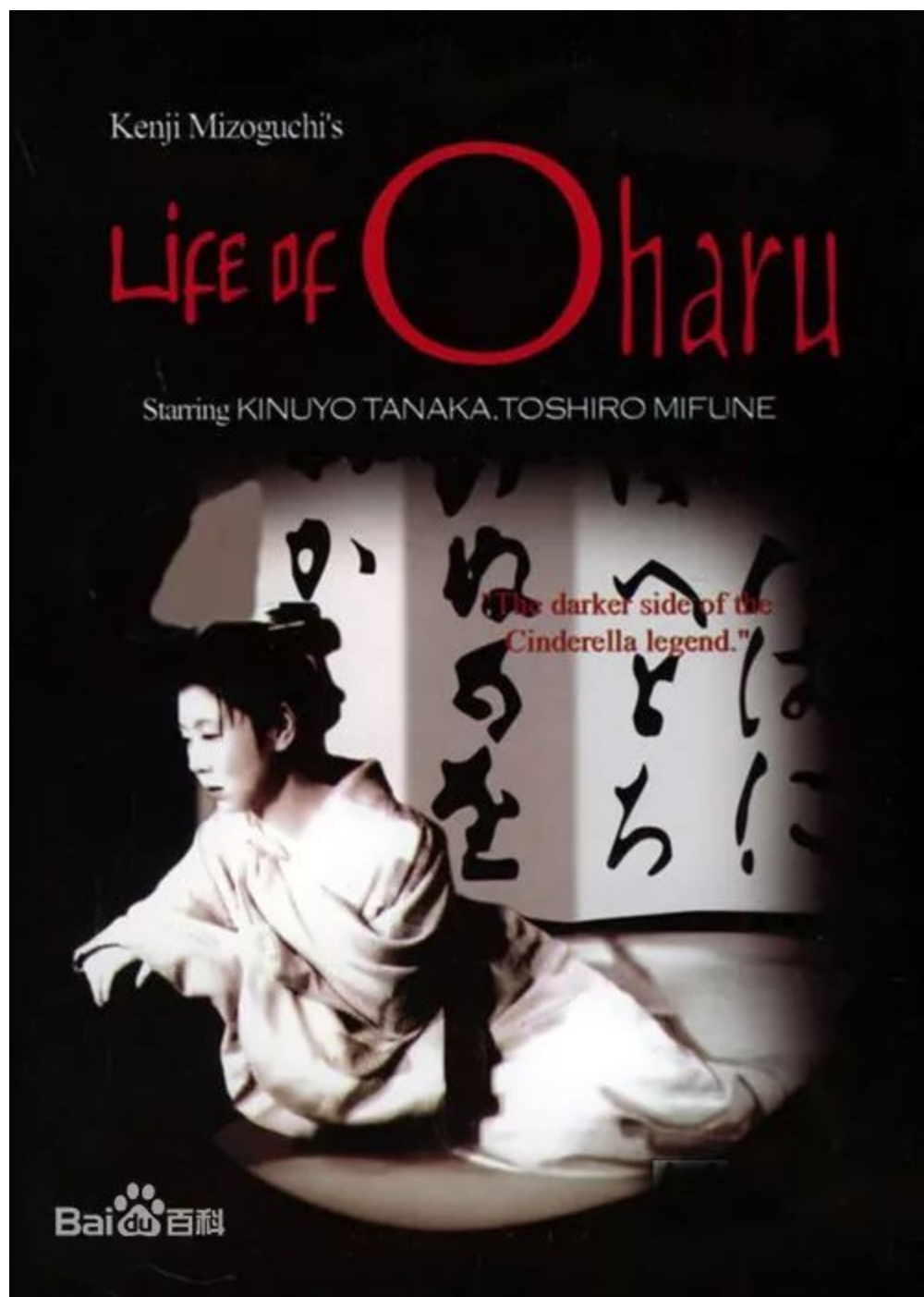
路得生的男孩取名为俄备得，是耶西的父亲，是大卫的祖父。

当时，路得只有乞讨、卖淫和改嫁三个选择。路得去拾麦穗，其实与乞讨类似。她婆婆让她半夜去找波阿斯，其实是变相卖淫。最终，波阿斯自己娶了她。这样，路得才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田中绢代主演的《西鹤一代女》，也描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春子，就没有路德那么幸运了。

春子（田中绢代饰）年轻时曾是贵族家的女佣。一天，倾心于她的年轻武士胜之介（三船敏郎饰）把她带到了旅店，欲对她倾吐衷肠，不料被官吏发现，抓走了胜之介并将其斩首，春子及其父母一并都被赶到了京都郊外

。春子被江户松平家选妾的人看中，做了老爷的小老婆，不久之后，春子生下一男孩，但是夫人为此很是嫉妒，春子被送回了父母家。为了维持生计，春子又到岛原的妓院当了妓女，骗子田舍刚要为她赎身，就被官府抓了去。春子又来到商人笹屋嘉兵卫家当女佣，但是，嘉兵卫是个好色之徒，春子又被他的夫人赶出了家门。经历过种种坎坷，春子嫁给了正直的扇子商店的老板弥吉（宇野重吉饰），但好景不长，弥吉被强盗杀死。春子只好投身于尼姑庵，也因故又被赶出而流落街头。她听说她在松平家生下的儿子已经子承父业了，但她只被允许远远地望上一眼。



在这样的社会中，许多妇女从事这个职业，只是为了活下去。

《一九四二》之中，地主老范的女儿，最终从良，不愿意回顾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为观众，多数人对她都充满同情。《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之中，花魁杜十娘用自己的积蓄从良，却遇人不淑。多数人并没有歧视出身青楼的杜十娘，而是鄙视欺骗她感情，薄情寡义，把她转手卖掉的李甲。《望乡》之中，幼年的阿崎为了不被饿死，被买入妓院，她一直渴望有人能帮她赎身，从此成家从良。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她一直没有彻底摆脱性工作者的职业，但是多数观众对她更多地是同情，而不是歧视。当然，电影之中，那些从她从事性工作过程中获利的人，却是最歧视她的人。这些人对她的歧视，反而激起了多数观众对她的同情。与之类似的，还有《悲惨世界》中的妓女芳汀，失业后，为了抚养女儿珂赛特，走投无路，被迫从事性工作。《魂断蓝桥》中的芭蕾舞演员玛拉，因为爱人阵亡，失去工作，沦为性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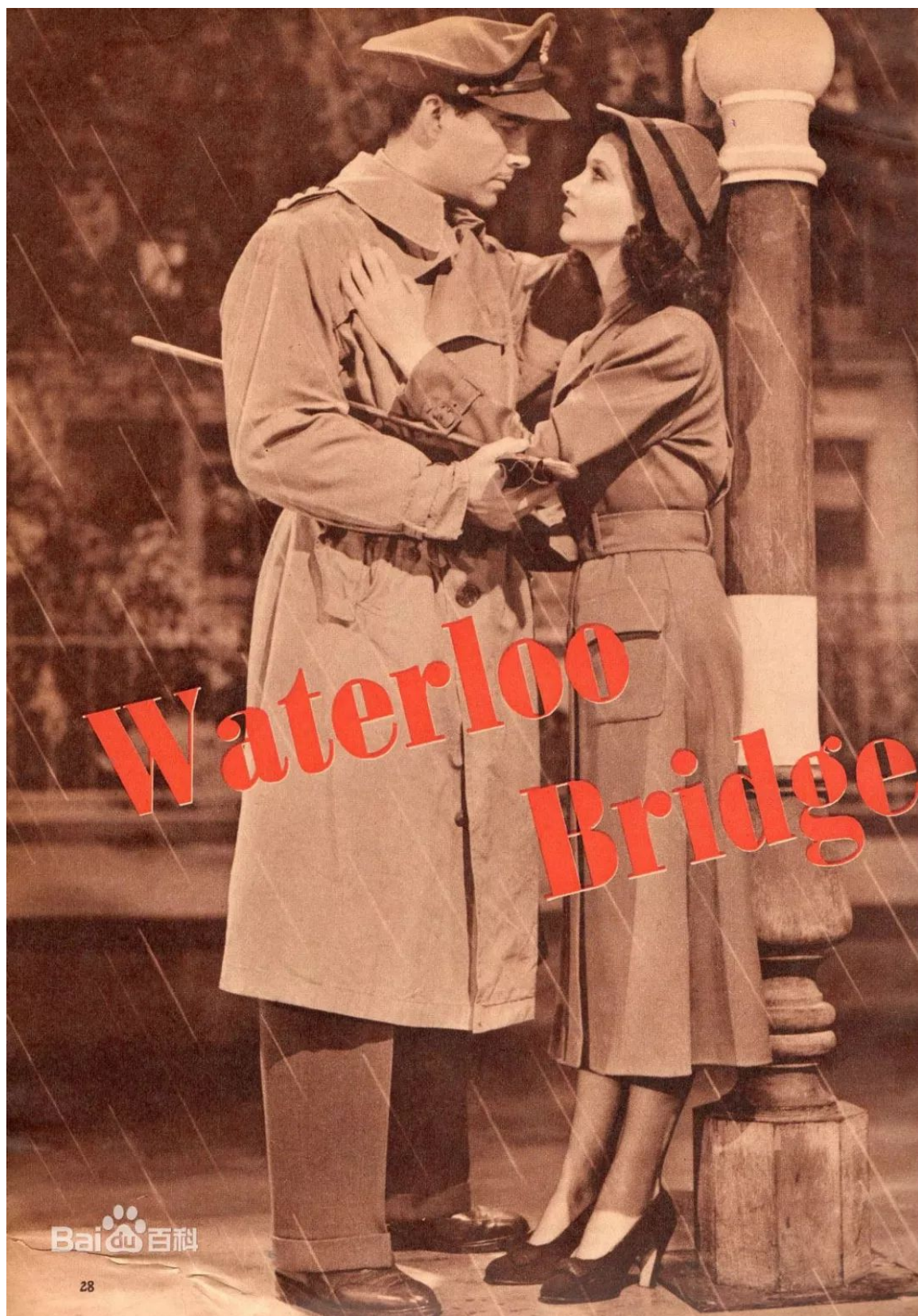




绝不像现在这般的地狱

So different from this hell I'm living





如果没有从良的机会，她们最终的宿命难逃，人老珠黄，沦为乞丐。《西鹤一代女》之中的春子，是她们的典型。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出身高贵的性欲强烈或者无法获得心里慰藉的女子，更愿意选择嫁入豪门，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然后与心爱的人通奸。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些刚烈的女子，宁可选择自尽。比如《红楼梦》中贾母的红人鸳鸯。贾赦看上了鸳鸯，要收鸳鸯作妾。鸳鸯不答应。贾赦盘算鸳鸯只有几条出路：做妾、嫁人、出家、乞讨、卖淫。于是，贾赦威胁她，有我在，谁也不敢娶你，你难逃我的手心。老太太在，你有人护着，老太太去世，你能飞到天上去？

贾赦没有想到，鸳鸯也看到了这一步之后，选择了自尽。

鸳鸯是个“家生子儿”，她长得蜂腰削肩，鸭蛋脸，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父母在南京为贾家看房子，哥哥是贾母房里的买办，嫂子是贾母房里管浆洗的头儿。贾赦看上她，非要纳她为妾，让邢夫人、鸳鸯的哥嫂来劝她，威逼她，但她坚决不从，冷嘲热讽对她嫂子说：“难怪成日间羡慕人家的丫头做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的舅爷；我要是不得脸，败了时，你们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

贾赦一听鸳鸯不肯屈从，就以断绝她的一切生路进行威胁：“我要他（鸳鸯）不来，以后谁敢收他？……凭他嫁了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鸳鸯面对这样的威逼，还是毫不动摇，她当着贾母等众人的面，较发立誓：“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天王’、‘宝皇帝’，



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贾母死后，她自知逃不出贾赦等人的玩弄，悬梁自尽。





（《恶女花魁》之中，幼年的清叶试图逃出妓院。被抓住以后，对方对她说，你能跑到哪里去呢？）

这种情况下，多数人反感的不是这些走投无路的女性，而是残酷的地狱般的社会背景。相对社会背景，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不能指望当事人脱离其所在历史环境，做出超越其历史局限性的事情。

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随时可能死于冻饿，一切都无从谈起。要避免这样的人生悲剧，只有在经济上解放女性，为女性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使她们可以有其他经济来源，有更多的选择，不必再面临饿死或卖淫的两难选择。如此，性交易才可能彻底消失。

-  
此外，还有很多变相的性交易。比如，为了获得就业的机会，不得不为私有财产所有者提供性服务。

比如，

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创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  
农 奴 必 须 把 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

Kongtz.com  
孔夫子旧书网

# 恩格斯

##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这些被迫提供性服务的女工和工人的妻子儿女，其实也是变相的性工作者。当然，他们获得的回报不是现金，而是就业的机会。

这并不是说，当时从事性行业的人都是被迫的，而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从事性交易与乞讨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因此，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从事性交易的性工作者，是走投无路的。

经济上不解放，虽然性工作者中的个别人可以被顾客赎身从良，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性工作者难以获得解放。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中，性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顶层的少数人手中，必然对性工作者存在需求。

考虑到男女比例基本持平，顶层的一夫多妻，必然与底层的一妻多夫对应。顶层包养高级性工作者，底层无力养家糊口只能用零售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性欲。对这两类人来说，进行性交易，都谈不上感情交流和繁衍后代，只是满足性欲。对性工作者来说，则是用性换钱，连性交的快感都未必有。

双方的交易，是赤裸裸地金钱交易，只是发泄性欲，与人类繁衍无关，完全谈不上情感慰藉，甚至谈不上彼此产生足够的好感。

个别高级妓女，在顾客资源丰富、追求者众多的时候，也许有挑选自己比较心仪的异性的资格。但是，岁月无情，一旦宝贵的青春年华不再，追求者寥寥无几的时候，她们为了活下去只能将就。





（她们很清楚一旦自己年老色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只要存在私有产权制度，存在少数人利用财产和权力压榨多数人，财产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财产联盟可以获得更大社会权力的现实，主导婚姻就是财产而不是爱情，各种婚外性行为就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失去男性直系血亲的女性缺少经济来源。少数顶层利用自己控制的财产和权力大量占有异性，满足性欲，大量社会底层的性欲无法满足。这几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这就是性工作者至少存在了几千年的原因。

与原始社会的混居走婚制不同，此时的男女关系，性资源向拥有更多私人财产和权力顶层男子倾斜。相比之下，社会顶层的女子和底层的男子，则往往是得不到满足的。社会底层女子往往比社会顶层女子有更多的性行为，这不是因为她们拥有高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她们需要用性行为，换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对她们来说，性交易是工作，而不是为了满足性欲，更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获得心理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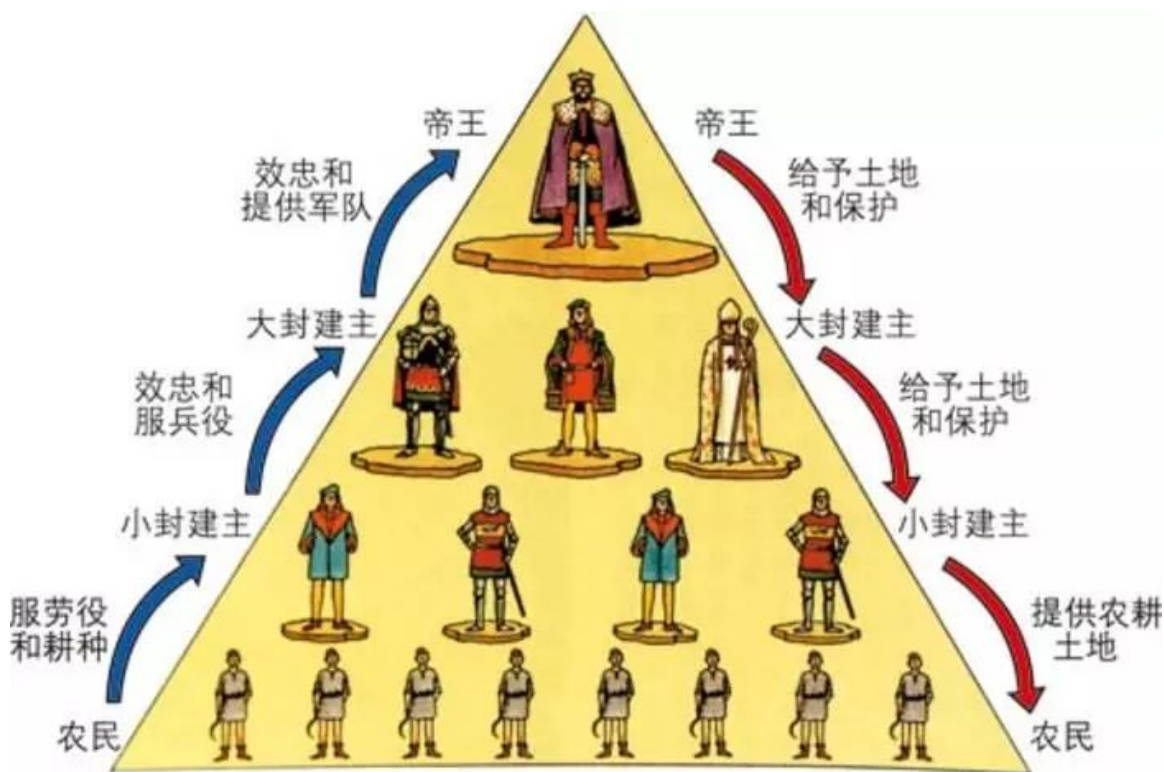
显然，出现了残酷的人吃人的社会，底层妇女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性交易就必然出现，而且不会灭绝。《旧约》之中，出现妓女喇合，就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严重的金字塔型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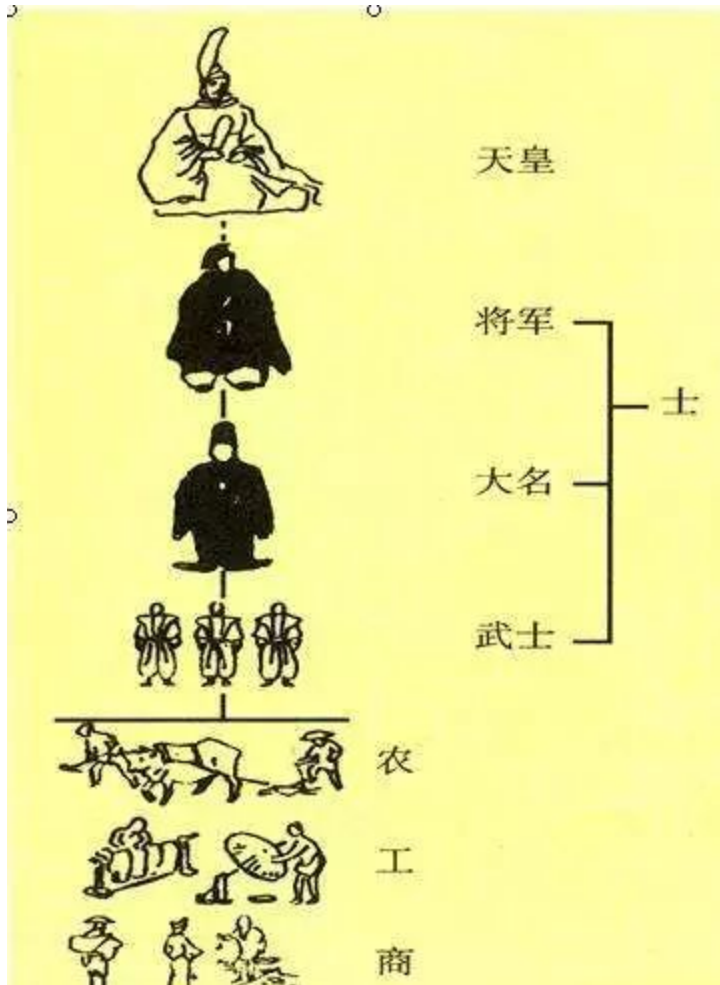
不过，这些行为注定不会得到法律和统治阶级道德的认可。认可这样的性行为，就意味着法律和统治阶级道德维护的社会结构的瓦解。

#### （八）尊卑有序

制造了性工作者的私有财产（或权力）统治的社会强调等级，极难容下性工作者。

从统治的角度出发，建立在财产和权力基础上的金字塔社会中的统治，有必要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





比如，罗马时代，公民、非罗马公民和奴隶，公民之中包括贵族和平民。  
比如，欧洲国家有贵族和平民，贵族内部有亲王、公侯伯子男爵和爵士。  
比如，日本有公家、武家，武家之中包括将军、大名、旗本、武士等等阶层。

中国实行编户齐民以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理论上是平等的，但是仍然有细密的社会分层。以职业为依据，把社会成员分成三教九流。

上九流是：一佛祖，二仙，三圣贤，四官，五公卿，六相，七僧，八道，九庄田。

中九流是：一评书，二医，三卜筮（算命），四棋（棋师），五丹青（画匠），六仕（兵卒），七横（说客），八义（侠客），九打渔。

下九流是：一高台（唱戏），二吹（吹鼓手），三马戏，四剃（剃头），五池子（开澡堂），六搓背，七修（修脚），八配（配种的），九娼妓。

这种等级制度中，上层社会成员拥有更多的特权，下层社会成员则承担更多义务。在整个社会中养成一种高层对底层的歧视的社会氛围——每一个更高阶层的人，都歧视比自己阶层更低的人。

这种等级制度，可以有效瓦解被统治阶级，强化阶级统治。



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改善不利处境的途径不是推翻整个等级制度，而是努力使自己晋升为更高的等级。那些不想跌落到更低社会阶层的成员，也必然努力奋斗。无论是晋级还是保级，这些社会成员奋斗的方向，往往是符

合统治阶级意志，有利于统治的方式——  
比如，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比如，十年寒窗，金榜题名。

这就如同，低种姓的人不反对种姓制度，他们反对的是自己的种姓低。于是，他们往往历尽千辛万苦，努力提升自己的种姓。

晋级成功的人，往往排斥自己当年的同辈，成为捍卫等级制度或者说阶级统治的中坚力量。

一旦低种姓的人获得较高的种姓，他们会立即通过联姻等方式巩固自身的地位，同时修筑身份壁垒，排斥、歧视比自己种姓低的人。他们是种姓制度最坚定的维护者。因为他们支付了巨大的成本才获得身份的跃升，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投入付诸东流。他们往往誓死捍卫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歧视比自己低的种姓——  
他们是绝不愿意与数量更多的更底层的社会成员平起平坐的。

在财产（或权力）统治的社会中，底层社会成员，往往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和权力。另一方面，没有什么财产和权力的社会成员，也必然属于底层。

在任何社会中，性工作者除了自己的肉体，都几乎是一无所有的，与奴隶差异不大，自然处于社会最底层。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她们必然受到强烈的歧视。

-

这是性工作者受到歧视的原因之一。

这种统治与优秀的基因关系不大。被统治阶级阶级不是那么好加入统治阶级的，即使拥有优良的基因（美貌、聪明、强健）也一样。



自古以来，利用亲密（尤其是性关系）关系上位，俗称攀高枝，就是出身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向更高层移动的重要手段。处于更高阶层的社会成员，为了保证本阶层的身份的含金量，自然有必要使用各种手段阻止这些新晋的外来者。这其中包括设置婚姻限制，以及培养对与本阶层社会成员发生性关系的低级阶层的社会成员以及他们的子女，进行歧视的社会氛围。



FROM  
HELL

《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出身底层，凭借其长相、气质、智慧和武艺，先后勾引出身贵族的雷纳尔太太和拉默尔小姐，后来悔悟，在法庭上发表了抨击整个社会制度的演讲，主动选择了死刑。不难想象，即使于连与拉默尔小姐结婚，跻身贵族，他、拉默尔小姐和他们的孩子，也难免处处遭受其他贵族的白眼。这就如同《哈利波特》中，纯血的魔法师看不起普通人，称之为麻瓜（Mud Blood、泥巴种）。

中国自古有一个说法，娶妻娶德，娶妾娶色。所谓德，其实不如说是老丈人家的财产和权力。

-

如果我们考虑《红楼梦》的话，就会知道，王夫人也好，薛姨妈也好，邢夫人也好，王熙凤也好，或者被看好的薛宝钗也好，都不是德行出众的女子。这些女子，除了邢夫人，基本都与王子腾这位重臣有关。

王子腾，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裔，王夫人、薛姨妈、王子胜之兄。初任京营节度使，后擢九省统制，奉旨查边，旋升九省都检点。

从作品中对王子腾描写交待的痕迹可以看出，他对朝廷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者给他用的名字，依谐音，乃是“王之藤”，这里“王”或许指的就是国王或皇帝；“腾”与藤同音，隐含有藤儿、藤蔓儿之意，即王子腾是“王（皇帝）的藤蔓儿”，关系非同寻常。当时现实环境下的王子腾是个掌有军权拥有重兵的实权派人物，作品的开始部分交代时他位居京营节度使，即掌握着京城一带的军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军政要员。难怪护官符里说：“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这里不只是渲染了王家的富贵，同时还隐喻性地交待了“龙王”对王家或可以说是对王子腾的态度。

娶妻子的目的是结成财产（或权力）同盟，娶妾的目的是满足性欲。所以，妻子的家族必然远远强于妾的家族。妻子的孩子，是嫡出，也必然拥有优先继承权。妾的孩子低人一等，他们是庶出，是嫡出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的替补，是父族的备胎。只有妻子的孩子夭折、残疾，无法继承祖业成为财产和权力的新一代宿主的时候，为了避免财富或权力流出，才轮到他们继承——

他们与父亲的妻子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继承父亲的财产（或权力），意味着他们的父亲与父亲的妻子两个家族财产（或权力）同盟的削弱。一般来说，他们的母亲的家族（妾的家族）往往又没有什么实力。嫡出子女，子以母贵，庶出子女继承权力，是母以子贵。前者是正常，后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特例。

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比一般的普通人高，但是远远低于他们同父异母的嫡出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嫡出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也往往看不起他们。

比如，袁术看不起袁绍，无非是因为他是嫡出，袁绍是庶出。

比如，《红楼梦》之中，贾宝玉是嫡出，贾环是庶出。虽然贾政显然很喜欢赵姨娘，但是贾宝玉代表了贾家和王家两个家族的利益，贾环则是半个奴才，所以在地位上远远不及贾宝玉。



贾探春，也是庶出，她甚至回避自己是赵姨娘的女儿：

探春没听完，已气的脸白气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理的，早急了。”

赵姨娘出身卑贱，是贾探春回避她的主要原因。

为了强调嫡出的合法性，自然有必要让庶出低人一等，或者说歧视庶出，这是必然的。庶出子女的母亲，或者说妾，没有什么家族势力和经济来源，完全依附于男方，是半个奴才，必然也会受到歧视。



比妾身份更低的性工作者，自然更属于人下人。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更有必要矮化、歧视她们，强化尊卑的概念。这是性工作者受到歧视的原因之一。

-

此外，一些妾或从良的性工作者的作为，本身也难获得同情。很多情况下，她们一旦转为夫人，为了割断过去，显示自己新晋的高贵身份，往往立即变本加厉虐待、歧视自己当年的平辈。鲁迅先生《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一句话，很形象：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这是低阶层晋升为高阶层的社会成员的通病。

她们一旦成功晋级，往往会变本加厉地歧视别人，别人自然也看不起他们。这是性工作者受到歧视的原因之三。

-

消灭阶级以后，这三种歧视，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

但是，歧视并不会因此消失。这是因为性交易违背人类的本性，性工作者往往道德水平低下。

一至六部分，链接附后：

旧文：道德的起源+物质的基础+奴隶的守则

旧文：为什么爱上你+贞操的来历+财产的联姻

精选留言

---

暂无...